

唐宋八大家文集

詩

歌

窮

究

之

章

曾

巩

文

之

少

鳥

月

出

於

東

之

上

襄

回

於

牛

間

白

露

橫

江

水

郭预衡 主编

七 妻 文 集

一 卷

唐宋八大家文集

郭预衡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444171

曾巩文

祝鼎民

评注

序 言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南丰）人，官宦世家出身。高祖父曾延铎，唐时任右散骑常侍，始定居南丰。曾祖父仁旺，宋时赠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致尧，举进士，官至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赠右谏议大夫。父易占，天圣二年（1024）进士，曾任如皋、玉山县令。故曾巩自称“家世为儒”（《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从小就受到家庭中儒学的熏陶，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在童子时，就“读书数百千言，一览辄诵。年十有二，日试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也。未冠，名闻四方”（曾肇《行状》），并得到欧阳修的赏识。

仁宗嘉祐二年（1057），曾巩中进士，初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嘉祐五年，入京编校史馆书籍，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一度为英宗实录检讨官。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曾巩自求外任，出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历知齐州（今山东济南）、襄州（今湖北襄樊）、洪州（今江西南昌）。十年（1077），授直龙图阁，移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马钤辖。次年，召判太常寺，未至，又改知明州（今浙江宁波）。徙知亳州（今安徽亳州），又徙沧州（今河北沧州）。在去沧州途中，过京、留判三班院，时为元丰三年（1080），曾巩已在外任地方官十二年了。元丰四年，迁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兼判太常寺，主修五朝国史。五年，擢拜中书舍人。九月，丁母忧。六年四月，病逝于江宁府。

11.2.3

(今江苏南京)。

曾巩为地方官时，颇有治绩，为人所称道。他关心民瘼，关心国家的富强，也在他的文章中处处可见。但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文学创作上。他能诗善文，与欧阳修等一起为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可惜后两种在南宋时已散失，只有《元丰类稿》存世。另有史学著作《隆平集》。

曾巩的散文，有明显的儒者特色。他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把“道”放在首位，“文”居其次。他在《答李沿书》中，就充分论述了这个观点，他甚至说，“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不得已也”。曾巩对向他求教的年轻人，总是要他们把道的修养放在第一位。在评论文章时，也把合不合儒道作为衡量的尺码，如说鲍溶的诗“违理者少”（《鲍溶诗集目录序》）；说王回之文是“道德之要言”（《王深父文集序》）；说王向之文“当于圣人之意”，“不当于理者亦少”（《王子直文集序》）；称孙抗的作品“其归要不离于道”（《答孙都官书》）等。

曾巩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处处归依六经，处处宣扬儒道。“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行状》）就以曾巩所写的几篇佛殿记来说，由于他不信佛，所以他写佛殿记不是宣扬佛法，反而是用儒家的眼光来非难释教，或只是借题发挥。如《鹅湖院佛殿记》批评了国难当头，全国上下都在为抗击西夏出力时，当事者还用大量资金来修建佛殿。《分宁县云峰院记》在称赞僧人道常人品的同时，惋惜他“其归（指学佛）未能当于义”。《兜率院记》中曾巩“质之圣人”，对佛教及其教徒们和当局者作了尖锐的指责。《菜园院佛殿记》在表扬菜园僧可栖的勤行精神的同时，对儒道日衰表示了深深的忧虑。《金山寺水陆堂记》则又感叹儒道被“委弃郁塞”。

得不到振兴的人才等等。其为儒道作宣扬与感叹，用心可谓良苦。

重视作品的“道”，是后世儒家论文的一个传统。它在反对内容委靡，只追求形式的颓弱文风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之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很重视艺术美的消极因素。曾巩也受到这一影响，故他的文字醇厚有余，文采相对不足。说“相对不足”是因为曾巩也写了一些很有文采的散文。这是因为，曾巩并非绝对不重视文采，他深知“文”在述“道”中的重要作用，如他称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寄欧阳舍人书》），说史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南齐书目录序》）。再有，他自己又非常“爱文”，他曾在《与王向书》中三致此意：“爱其文”，“复爱其文”，“实可叹爱”。正因如此，曾巩才能创作出他独特的纤余委备、雍容平和的儒者之文，才能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一席之地。

曾巩的散文，还有比较明显的学者特色，有较多的学术气息。他重视博学，在《类要序》中，他说晏殊“于六艺、太史、百家之言，骚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谱、佛老、方技之众说，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诡变奇迹之序录，皆披寻绚绎”，所以才能“以文学谋议为任”，所作诗文才能遍传天下。他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在《南轩记》中记载了他收藏的作为“益友”的典籍，也是包罗万象，“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运、山麓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等。他就从这些书中吸取营养。这样广泛地、大量地阅读典籍，为曾巩的学者之文建立了牢固的基础，使他优游于典籍之中，任我取用，左右逢源。

作为学者的曾巩，他为文好考索，这不仅见于那些考据性的序跋中，而且也见于其他文章中，如《齐州二堂记》就专门考索二堂的命名等。而在那些非考据性的文章中，曾巩也发挥了他学者的特长，间作考证，并爱追溯事物的始末。也爱在文章中与人辩难，对于师友，都是如此。

作为学者之文，曾巩也爱广征博引，爱好引用经传文字，爱好引用史事来说明问题。这就使曾巩的文章显得内容充实、具体、生动而又有说服力，且有学者为文的特色。

与儒者与学者为文相关，加上受到老师欧阳修的影响，曾巩为文具有纤余委备，雍容平和的特色。即使是那些表达强烈忧愤情绪的作品，也仍然通过委婉曲折的文字，不使文章锋芒毕露。如《上欧蔡书》一文，作者为欧阳修、蔡襄的被贬极为愤怒，但发而为文，还是从容不迫地从唐太宗用魏徵、王珪说起，最后还劝欧蔡二公学习孔子、孟子，等待朝廷再次任用作结，文字可谓委婉之极，语气也相当和缓。在愤怒中的私人信件能写到这样纤余委备，其他如《寄欧阳舍人书》、《福州上执政书》等等，也都有这样的特点。

曾巩的散文善于叙事。他在评论别人的文章中，也把是否善于叙事作为评论的尺码。如在《王容李文集序》中就说，“叙事莫如《书》”；其次为“能叙事”，并举出了子夏、左丘明、司马迁、韩愈为能叙事的作家。转而又说，“吾友王氏兄弟”、“皆善属文，长于叙事”。尽管他在具体评论中出现某种偏颇，如把《尚书》的叙事当作最高标准等，但他重视叙事，这在记叙性散文中确是非常重要的。他自己的文章中，善于叙事，也是很明显的。

善叙事，就能把那些错综复杂的、头绪纷繁的事物，用简明的文字精确地、概括地介绍出来，让读者一目了然。曾巩是这方面的行家，如他在《李白诗集后序》中，根据众多的史料及作品，简要地勾勒了李白的一生事迹，其概括性超过了李白的有关碑传文，而且还能指出过去史书中记载的错误。又如《秃秃记》，把官僚孙齐的有妻再骗娶，生子再杀子的曲折经过，用简括的文字，声情并茂地揭示在读者面前，堪称叙事名篇。

善叙事，还表现在善于组织文章，讲究严谨的章法结构。曾巩的散文，就有结构严谨，前后呼应，层次井然而又浑然一体的

特色。这正如他说强几圣的文章“曲当绳墨，然气质浑浑，不见刻画”一样，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宜黄县县学记》、《越州赵公救灾记》等都是。

曾巩的文章，还有其他一些长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说了。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书所选文章，文字以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曾巩集》为依据，并参用了《全宋文》中的曾巩文，作了个别增补，特在此说明并致谢意。

祝鼎民

1995年10月

目 次

序言	祝鼎民 (1)
论说	(1)
唐论	(1)
为治论	(4)
论习	(11)
论贫	(13)
说言	(15)
说学	(17)
说官	(19)
说遇下	(21)
讲官议	(23)
救灾议	(26)
太学	(31)
财用	(33)
黄河	(35)
邪正辨	(39)
号令辨	(41)
时俗辨	(42)
书与客言	(44)
序跋	(46)
战国策目录序	(46)
南齐书目录序	(49)
梁书目录序	(52)

陈书目录序	(55)
列女传目录序	(58)
新序目录序	(62)
说苑目录序	(64)
徐幹中论目录序	(66)
唐令目录序	(68)
鲍溶诗集目录序	(70)
李白诗集后序	(72)
进太祖皇帝总序并状	(76)
类要序	(83)
先大夫集后序	(85)
思轩诗序	(89)
王子直文集序	(91)
王深父文集序	(93)
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95)
王容季文集序	(97)
王平甫文集序	(100)
襄州遍学寺禅院碑跋尾	(102)
桂阳周府君碑并碑阴跋尾	(104)
唐安乡开元寺卧禅师净土堂碑铭跋尾	(107)
读贾谊传	(109)
书魏郑公传	(111)
赠序	(114)
王无咎字序	(114)
送王希(字潜之)序	(116)
喜似赠黄生序	(118)
送蔡元振序	(121)
送丁琰序	(123)

赠黎安二生序	(126)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128)
送周屯田序	(130)
书启	(132)
上范资政书	(132)
答范资政书	(135)
与抚州知州书	(137)
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139)
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143)
上田正言书	(146)
上齐工部书	(150)
怀友一首寄介卿	(152)
上王转运	(154)
上王刑部(一)	(157)
上王刑部(二)	(159)
答袁陟书	(161)
上欧阳舍人书	(163)
上蔡学士书	(168)
再与欧阳舍人书	(171)
上欧蔡书	(173)
答蔡正言	(177)
上欧阳龙图	(179)
与王向书	(181)
上杜相公书	(182)
寄欧阳舍人书	(187)
与王介甫第一书	(190)
谢杜相公书	(192)
答孙都官书	(194)

与孙司封书.....	(196)
与杜相公书.....	(200)
答李沿书.....	(202)
与王介甫第二书.....	(204)
与王深父书.....	(206)
答王深父论扬雄书.....	(209)
与王介甫第三书.....	(213)
谢章学士书.....	(216)
回傅权书.....	(218)
福州上执政书.....	(219)
与刘沆龙图启.....	(224)
记叙.....	(226)
游信州玉山小岩记.....	(226)
鹅湖院佛殿记.....	(230)
分宁县云峰院记.....	(232)
兜率院记.....	(235)
禦禦记.....	(238)
醒心亭记.....	(241)
菜园院佛殿记.....	(243)
墨池记.....	(245)
宜黄县县学记.....	(247)
学舍记.....	(251)
南轩记.....	(254)
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256)
饮归亭记.....	(260)
拟岘台记.....	(263)
洪州新建县厅壁记.....	(266)
思政堂记.....	(268)

清心亭记	(270)
筠州学记	(272)
广德湖记	(275)
齐州北水门记	(279)
齐州二堂记	(281)
徐孺子祠堂记	(284)
江州景德寺新戒坛记	(287)
洪州东门记	(288)
道山亭记	(291)
越州赵公救灾记	(294)
游双源	(297)
归老桥记	(299)
游山记	(301)
厄台记	(303)
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	(305)
叙盜	(308)
奏议	(310)
齐州谢到任表	(310)
熙宁转对疏	(312)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	(318)
存恤外国人请著为令札子	(324)
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	(326)
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札子	(334)
议经费札子	(338)
奏乞复吴中复差遣状	(341)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	(343)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	(345)
再乞登对状	(347)

乞出知颍州状	(350)
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	(352)
拟辞免修五朝国史状	(354)
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	(356)
哀祭	(357)
祭吴彦弼文	(357)
代人祭李白文	(359)
祭亡妻晁氏文	(361)
祭欧阳少师文	(364)
祭王平甫文	(367)
祭宋龙图文	(369)
太平州祈晴文	(371)
王君俞哀辞	(372)
苏明允哀辞	(375)
志铭	(378)
殿中丞监扬州税徐君墓志铭	(378)
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	(381)
江都县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志	(386)
宝月大师塔铭	(388)
寿安县君钱氏墓志铭	(390)
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	(393)
二女墓志	(396)
仙源县君曾氏墓志铭	(398)
太子宾客致仕陈公神道碑铭	(400)
传状	(406)
洪渥传	(406)
故朝散大夫尚书刑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兼侍读上 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孙公行状	(408)

○论说

唐 论

【解题】

这是一篇史论，名为《唐论》，实则在论唐太宗。作者热情地赞扬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的赫赫成就，但又用严格的儒家尺码，用儒家理想中的先王来作比较，指出他“不得与先王并”的失着。论史是为了考今，作者最后点明了从太宗之治，可以作为今天为君、为臣的借鉴。全文论唐，但不是就唐论唐，而是把太宗的成就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较，更能突出其历史功绩。

成康歿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①，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②。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③。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汉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晋与隋虽能合

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④，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已从谏^⑤，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⑥，以府卫任兵^⑦，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⑧。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馀蓄，行者有馀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⑨，可谓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⑩，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陈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汤之治^⑪，由汤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文武之治^⑫，由文武之治千有馀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馀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馀年而未遇极治之世也。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⑬，伊尹之于汤^⑭，太公之于文武^⑮，率五百馀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后千有馀年，虽孔子之圣^⑯，孟轲之贤而不遇^⑰，虽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

【注释】

- ① 成康：指周武王的儿子成王诵和孙子康王钊。先王：指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 ② 放：仿效。通“仿”。
- ③ 文帝：指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史记·孝文本纪》称其“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 ④ 更十八君：唐自高祖至哀帝，不计武后在内，凡二十君，此云十八，当误。
- ⑤ 讴已：即屈己。讴，通“屈”。
- ⑥ 租庸：指唐初执行的租庸调法。
- ⑦ 府卫：指府兵制。府兵平时务农，农隙教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分番轮流宿卫京师，防守边境。
- ⑧ 尊本：指尊农。
- ⑨ 几致刑措：几乎使刑法搁置不用。
- ⑩ 庠序之教：指学校的教育。庠序，泛指学校。
- ⑪ 唐虞：唐尧、虞舜。汤：商汤。
- ⑫ 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 ⑬ 八元八凯：古代相传的才子，凡十六人。《左传·文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元，善的意思。又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仓舒、𬯎歿、椿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称八恺。恺，和的意思。
- ⑭ 伊尹：汤之重臣，佐汤灭夏，秉理朝政。
- ⑮ 太公：吕尚的称号，世称姜太公。
- ⑯ 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 ⑰ 孟轲：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